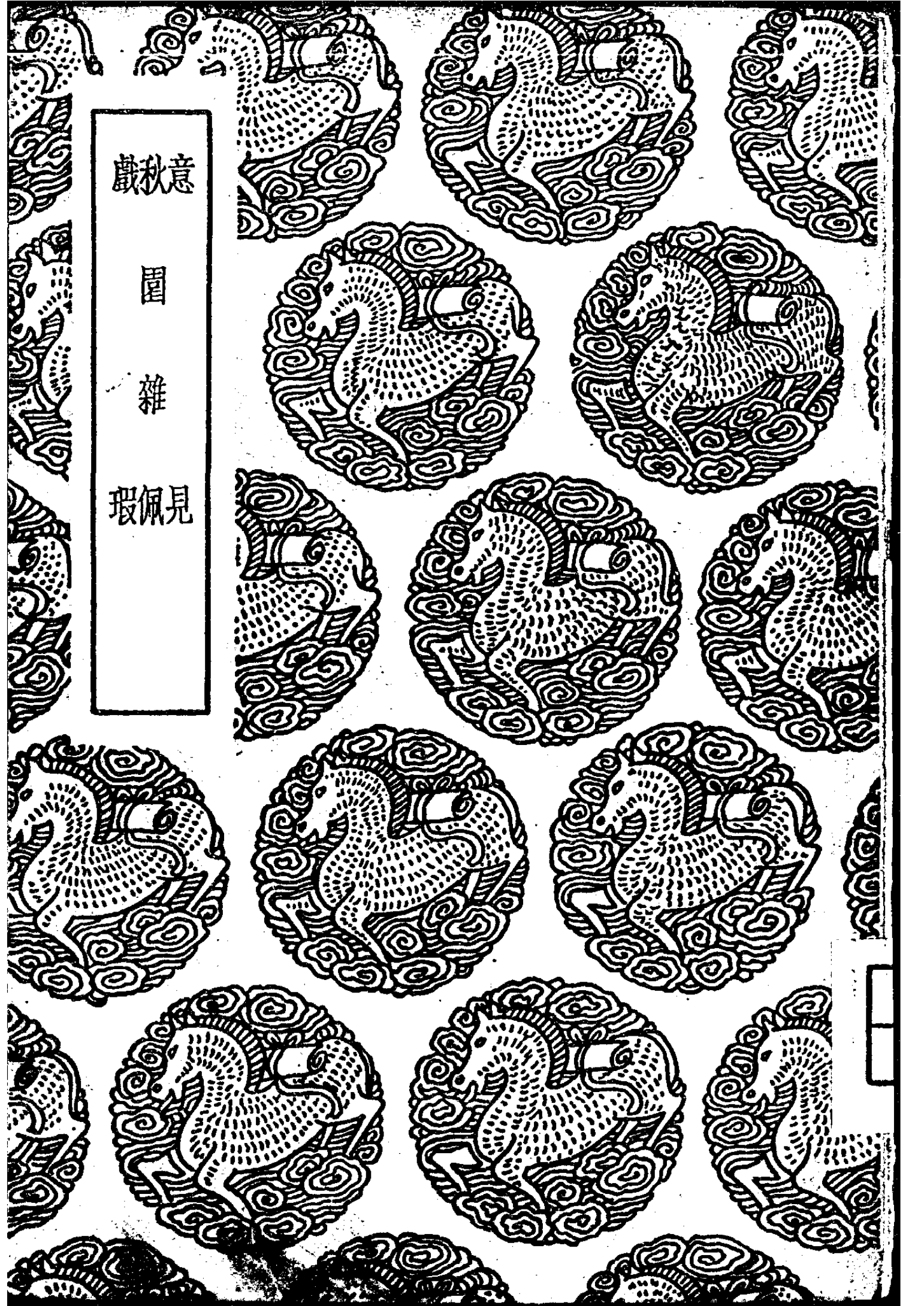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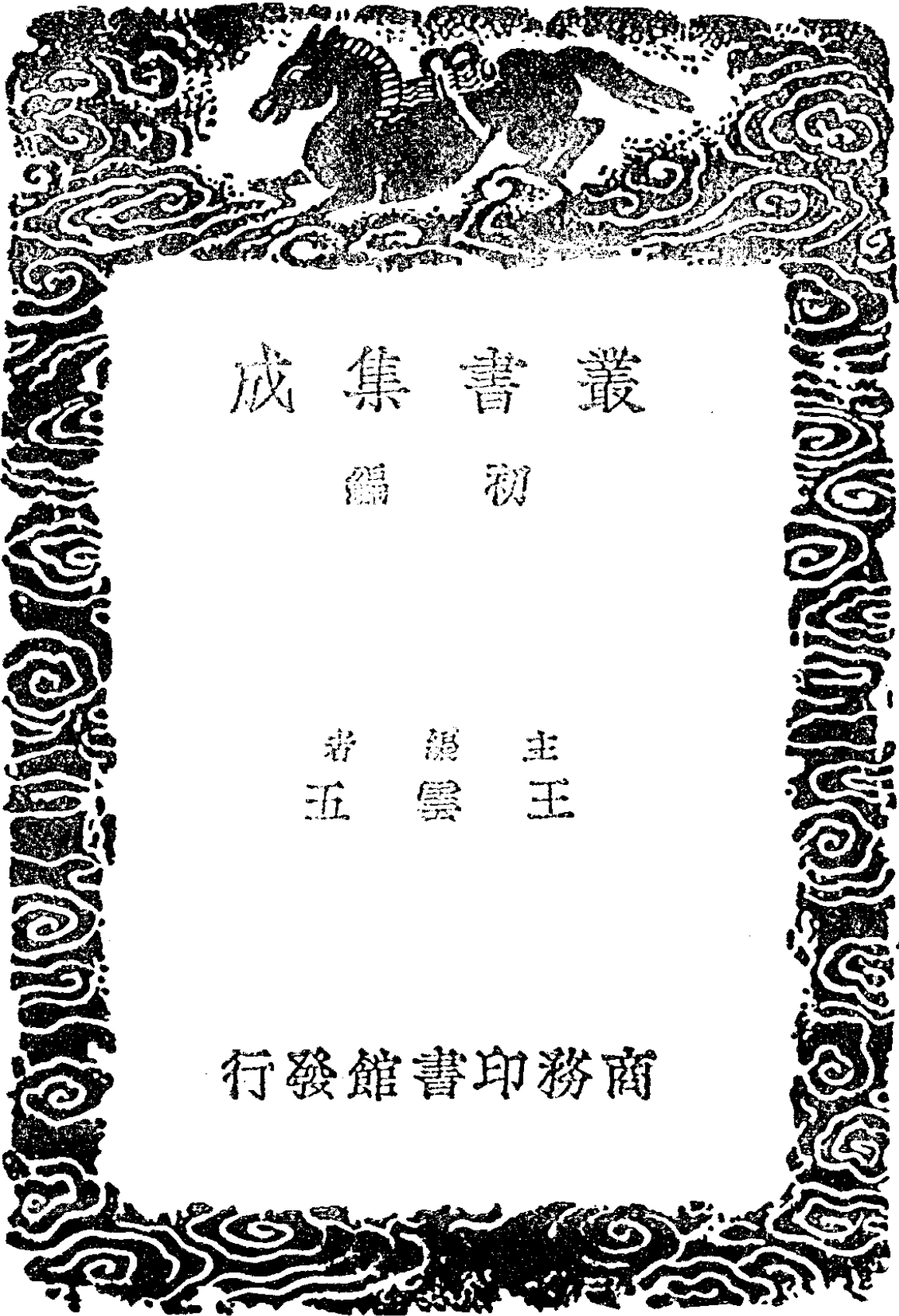
戲秋意

園

雜

瑕佩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3  
114  
3-2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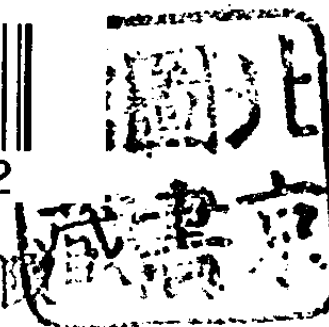


見 意



3 0646 4424 2

著 陸 于 陵



A649686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意  
見

# 意見

南充玉壘陳于陞著

##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爲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爲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眞名教罪人也。

##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見胡子衡齋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是。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其實有統體脈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

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內外雖相符合，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己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己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己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怨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己有織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值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言，心便感激，欲爲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率己所願欲者，卽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憎惡者，卽當體人毋犯其憎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常道也。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

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筆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聖人真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於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

###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其收煞處。却只說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 處事

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嘗見世有迂闊者。徒知躁動爲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尙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競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爲天所罰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簪紱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常受其福。夫人臣鞠躬盡瘁爲難。明哲保身爲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榮

寵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慎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天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略。或于時沮悟。或見幾自引。能韜斂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芸芸而生。容容而進。泯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譬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譬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爲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爲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爲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爲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於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爲者矣。

##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爲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尙是好食，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立達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卽與之俱不必真有所立達于人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衆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證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爲之位操得致之權不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而顛顛私己自營爲身家之計豈非吾道之棄法門中稱爲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卽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貞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算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兩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效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准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數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場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卻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數不能停勻此數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過理數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當用自己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嘗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

己意見符合。植力爲援。以爲異日之助。及主已告位。則彼同己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笑可嘆。凡異己之人。必是賢者。于惡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己之人。縱時有巧術。能固彼位。不隨己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偏能反前所爲。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間鼎。實有窺覷周室之意。當時不爲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爲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爲恒。古意不復存矣。

###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爲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 叛業守成

叛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叛之。孝文成之。唐三代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藝祖叛之。其基固艱。隋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叛業上。至我朝二祖。攘夷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叛業之比。而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

綿萬年之命脈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

###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救之則愈。匪獨人事。天心寓焉。國家亦然。成化之濁亂。孝廟以仁厚救之。武宗之放縱。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脈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正人心。故一傳之後。而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祓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使遇皇祖必不屈。令殲于陳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剗之功。不減子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豁達。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駿西馳。強將在內。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大臣。朝政

不亂。故宗社宴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尙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尙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尙唐虞而鄙薄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真攝天子者。意雖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篡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操縱雖由己。而上實有君專。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兄弟。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宇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絕德。不知周公非絕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孟開口便道王道。羞稱桓文。此非過高。蓋道理本如此。少貶卽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爲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趨

而愈下矣。然執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真。前人已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于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纖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畢竟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予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爲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透。畢竟是一

夫餘國也。

###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誚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 曹沫

嘗見曹沫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劫桓公而取之。夫已既無勇。乃劫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恥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地。將奈之何。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 寇準

昔人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真宗時。恰四十年。蓋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歲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疆宇日蹙。而歲幣稍稍息肩。又北宋時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詒輕于虜。而南宋諸君。既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 溫公通鑑

意見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願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爲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爲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尙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廷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爲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尙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下事變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貴谿分宜

亟進者必速敗。貴谿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并行。孝經當以試士。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業。器局寬平廣大。處事詳審精密。可爲相天下之法。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

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真是千古絕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爲工。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瞠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語。幾于見道者。

韓昌黎

獻見

世人云韓昌黎諫佛骨。卻與大顛厚。是兩截人。余意不然。此正是韓公好處。佛家道理自家留意。以爲清靜閒適之資。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卻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東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張商英之徒。皆深于禪者。只是用以調適心性。遊戲筆墨。及觀其立朝大節。垂世之文。何嘗拘拘于禪。我朝之儒。却不把禪理體炤身心。而公然剽其言以立論垂教。自謂前聖之所未發。不知其爲聖門之罪人。蓋前代所未有也。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真宗王旦

余嘗論真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于訾議。愚意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卽易。宋到真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杰未必不興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冊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 天文

天去地甚遠。今于河南交廣地方立表測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過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萬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過一二萬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極之大。所包羅者宜不止今之華夷。如鄒衍所謂更有九州之說。似不虛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疆次分野。又若天之廣大。只爲今中國何也。

## 議論

自洪荒以來。世變日異。議論紛紛。何時而定。常見持國者。好以己意見責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許異同。予以爲正。不必如此。要合衆長畢集。歸于適治而已。辟之飲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成調和之。同歸於適口。若以水濟水。誰能嘗之乎。

## 陰德

古人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夫曰陰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則爲陽德矣。

## 化書

齊丘化書曰。慳貪者化爲狗。暴勇者化爲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 科目

意見

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便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爲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敢爲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寓其間。與古之辟舉。蓋異轍而同途矣。

相權

本朝置相。不與以相權。匪獨以消專私之弊。其實保全人才甚多。在漢唐宋誅戮貶竄。何時不有。我朝獨少。正以其權不在耳。近代一二僭者。蓋不知避權。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鬪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相道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爲先。蓋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頓座上。其傾倒破壞之者。此乃姦邪誤國之流。無論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將此重器。舉挈往來。仍復安故處。徒自矜燿于鼎何益。幸而不壞。萬一誤跌。其罪莫贖。此以天下爲嬉者也。有一人焉。不輕動搖其器。但時時支柱拂拭其污。雖無舉挈往來之才名。而器得安靜。其功大矣。

## 陽明之學

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即所謂最上一乘之理。孔子豈不知之。但恐太高。悞却後學。故不肯輕談。所以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上字。即最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當了。不肯輕道上一段。後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處。衛道最切。陸象山王陽明。則將孔子密祕不可輕談的。只管發揮出來。所以竦動後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爲千聖不傳之妙。至是始發。然以孔朱崇中正衛斯道之心視之。則甚感矣。

## 講學

學問只當平居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微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舍正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浸成晉代之風。司國論者其懲之。

## 至人無夢

語嘗云。至人無夢。然余自體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無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特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虛靜極而明生。至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條此條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蔽。無復一孔之明也。

##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

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燦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覩矣。

小人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澆。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爲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嘖一笑。俱慎之可也。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張道陵

余嘗怪三氏鼎立。張道陵者。其後稱天師。與孔子後并享崇秩厚祿。子孫勿替。以天意論之。苟非其人有大功德于世間。何故優異其後數千載。勿替如此。一日覽史冊。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孫之繁盛。食報皆留侯貽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漸滅殆盡。留侯親嘗椎擊始皇。爲六國萬姓報仇。高皇帝掃除虐政。建立炎基。約法三章。所開四百年太平之業。留侯實贊之。而先機引退。辭榮謝寵。留有餘不盡之澤于後人。今千百載以來。凡帝王立國垂制。郡縣吏治。誰不推尊漢室。卽夷虜亦稱中國爲漢人。俗語稱好漢。則漢業之垂光萬祀。留侯力也。猶今讀書者。誰不稱說孔子。則二氏之並沐寵遇于後。以及今代者。蓋以此非謂道陵符籙法教之故也。

庚桑子

莊子論庚桑子。所居豐穰。此非虛語。蓋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風動其鄉。皆歸仰效法之。夫一鄉皆崇禮讓忠厚。不爲奢淫豪泰之事。則天心祐之。錫之豐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說。古稱福人福將。蓋其積世修履。福澤積久。故所至之處。能遠害避災。自有神明默啓其衷。潛相其行。不逢不若。要知庚桑者非其人耶。

佛教

佛教流入中國。至于今海內崇尙極盛。暫熄復興。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無一不尊之。嘗謂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無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嘗靜思之。佛說之精者。至于明心見性。超出萬化。世間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達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聖賢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略而不言。其實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無不由此中得力濟事也。至如稍涉粗迹處。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知生死事輕。脫不甚縈絆。則爲國家擔當事任。或臨險難。舍身立節。自覺容易一也。又況世間財貨利慾等事。豈足以動之。足以洗貪廉頑二也。愚民不知官府號令。刑罰亦不能懲。一聞陰果善惡天堂地獄之說。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不及三也。世人沉酣聲利。戕害生命。若縱其欲。何所不至。佛說害物受報。雖愚頑者。不免動心。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諸如此者。儒書王政中未嘗不留意勸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矣。宜其傳之古今不能廢也。

三教

儒釋道三教之分。此後世承訛襲謬爲之分別也。余謂道家養生一事。于人至切。辟之醫藥卜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理會。在儒家範圍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謂之異端。安得與儒鼎峙。惟釋家與儒不同。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入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病痛則吾儒所無。反謂儒書談理不及彼教之透。或乃剽彼說以文吾儒之論。其罪殊有甚于異端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卽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

論道

嘗靜思茫茫宇宙間。光明爲日星。融結爲山川。分散爲人物。其能隱能見。能峙能流。能貴能賤。能運能動。能知能識。孰主宰是。必有先天太冲太素一團真性爲之斡旋。卽所謂天。所謂帝。所謂乾元。佛道所謂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畢竟有毀物之蠢動。有識者能凝固其神氣。尙能變化奇異。況人爲萬物之靈。能養元神。守正氣。其爲僊爲神。與三光共敝。無足怪者。至于佛家道理却最大。卽是吾儒順受全歸之說。



蓋衆庶苟生天地。日爲聲色貨利所薰灼。自家真性何曾反照。只是氣盡神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若有聖賢大丈夫時時提點。不肯放過。將此本來真性。不斷喪。不昏昧。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後。歸之天地。此卽孟子天壽不二。事天立命之說。佛家所謂與混淪打成一片。金剛不壞者卽此理。絕無分別。絕無差異。但佛家恐人不曉。多爲新奇幻異。如所謂極樂云者。以誘世人趨于正法。吾儒則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學者。舍吾儒而趨佛。真瞽昧之見也。

### 道理

此道理究竟歸着處。却是無聲無臭。至冲至漠。至淡無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難事。非至聖大賢。真正英雄豪杰。從千萬劫來。把俗情世態磨礪洗滌。俱令自然。遇着明師。所言皆契。看着古書。件件合心。擔着脊梁承當。畢竟要了方到此境界。旣到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戀。何名譽可喜。何世態可戀。對人說也不得。也無自家受用處。今世上人口頭談僊談佛。却是戀聲色。喜名譽。貪戀在世界中長年受用的心。知此聖賢的心。何啻倍萬里。

###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數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氣輪轉之說。蓋當五胡亂華時。晉元都江左。一時中原文物俱從之南。宋金之亂。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復隨之南下。蓋數百年中華衣冠文物之秀氣。鍾毓在南者甚久。故發之本朝特甚。其中原雖係古帝王所立之處。然遭胡虜穢染。腥膻久而入之深。故今雖人才不乏。亦未免

減却分數。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淨無爲

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所謂無爲清淨者。畢竟是異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淨無爲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細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國家小而治一身。畢竟有小心兢業功夫。乃能成無爲之治。所謂無爲者。直居敬行簡。不煩擾之謂耳。儒者云。帝王必憂勤惕勵。乃能成其端拱無爲。此方是正論。

說事

說事不獨受財容私。爲士君子醜行。凡人央求。皆是無理者。我爲之說。則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怨氣所鍾。豈不招天災人禍乎。今人多以和同做好。謂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謂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補證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縉。胡儼。浙江豐熙。四川楊慎。楊名。鄒智之類。似宜特予一證。以表名節。

莫營私

當事者須自持清正。無所私戀營爲。則出處之際。始能脫然無累。若少有牽縛。則不能矣。如人住居一空房內。要搬開即時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項在內。係心則不能便搬。人須空其心。若居空房然後可。

鹽井

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卽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保甲

巡撫之職。以保甲爲重。保甲之法行。則盜息民安。又當留心積穀。穀積貯多。則凶旱無憂。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齷齪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間。言雖謔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揉未必然。蓋旁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